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

虞山錢

姪 又起文山

門人朱亦之尚玉訂

太陰篇

霍亂附

太陰證治第十七

太陰傷寒

太陰之爲病。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自利益甚。時腹自痛。若下之。必胃下結硬。

此總敘太陰之見症。言太陰經受病。必見腹滿而吐等證也。然非謂諸證皆具。方爲太陰也。以後凡稱太陰病。必見此等症者。乃爲太陰病也。夫太陰者。盛陰也。爲東北之艮土。得先天坎中未經生化之陽氣而生者。地之純陰象焉。以地居天之中。先天來復之陽。生于黃泉之下。透地而發生萬物。蓋以盛陰爲體。而以陽氣爲用。所以地寒則五穀不生。土煖則發生萬物。故人身之太陰脾土。亦居五臟之中。具靜順之體。而有健運之用。以胃爲之腑。而爲水穀之海。乃西南

之坤土。爲後天離火之所生。故屬陽明而能腐化水穀。爲坤厚載物之象。是以胃則藏五味而化五穀。脾則行精液而運精微。周身臟腑經絡。四支筋骸。皆受其生和長養。爲生氣之所自出。其經脉行于任脉之兩旁。爲太陰之經。故易曰坤爲腹。蓋腹行之脉穴也。腹行之經脉受邪。故爲太陰病。所謂邪入陰經。則爲陰邪也。太陰之經。以脾爲藏。以胃爲府。其經脉受邪。內通脾胃。脾胃以膜相連。寒邪在裏。故腹滿而吐。即素問熱論所謂太陰脉布胃中。故腹滿而噤乾也。食

不下者。在陽明篇中。即所謂不能食者爲中寒。況太陰乎。陰邪在中則腹滿。上逆則吐。下迫則自利益甚。時常腹自痛也。當溫中散寒。以解散其陰邪。如下文所謂理中四逆輩可也。倘粗工不辨陰陽。罔知經絡。以腹滿而吐。食不下爲停食胃實之證。而以苦寒下泄之藥誤下之。必致傷敗胃陽。陰邪內結而胃下結硬矣。胃下者。心胃之下。胃脘之間也。以陰寒硬結于胃脘之中。故謂之胃下結硬。言與結胃不同也。結胃以太陽誤下。陽邪陷入陽位。故結于胃。此以太陰誤

下。胃陽空虛。陰邪結于胃下之胃中。故云結硬于胃下。當此而不知急救胃陽。祛除陰翳。必致胃陽敗絕。至呃忒四逆之變而死矣。

辨誤 成氏謂太陰爲病者。陽邪傳裏也。其說殊謬。豈太陰無本經自受之邪乎。又云陰寒在內而爲腹痛者。則爲常痛。陽邪傳裏。雖痛亦不常。但時時腹自痛。此論尤謬。豈反忘太陽篇首所云。病發于陽。則發熱。惡寒。病發于陰。則無熱。惡寒邪。總之邪入陽經。則發熱而爲陽邪。邪入陰經。則無熱而爲陰邪。其旨曉

然矣。成氏既爲仲景開闢功臣。豈尚懵然未辨乎。恐不若尚論所云腹滿自利。爲太陰之本證。爲易曉也。但尚論又云。設不知而誤下之。其在下之邪可去。而在上之邪陷矣。故胃下結硬。與結胃之變頗同。愚竊謂陽邪因下之太早。故有結胃之變。陰邪本無可下。所以痞結總條有云。發于陽而反下之。熱入。因作結胃。發于陰而反下之。因作痞。同是反下變逆。而痞症遂無熱入二字。下文但以下之太早爲結胃之故。並無所以成痞之故。何也。仲景之意。蓋謂太陽之邪在

表尚未解散。誤下則裏虛邪陷。致成結胃。所以有下  
早之戒。陰邪雖亦有在經在裏之分。然三陰終不在  
表。若誤下之。必傷敗胃中之陽氣。致陰邪僭逆。遂成  
結硬。故曰胃下結硬。前甘草瀉心湯條下云。此非結  
熱。但以胃中虛。客氣上逆。故使硬也。陰邪始終不可  
下。下之必致變逆。故曰反下。陰經雖多下證。在太陰  
必大實痛者。胃氣實。然後以桂枝大黃湯下之。少陰  
證中。亦必以口燥咽乾。及心下必硬。口乾燥者。至六  
七日脹滿不大便。然後以大承氣湯急下之。厥陰證



中亦必以下利譏語。知有燥屎。方以小承氣湯下之。皆三陰證中之邪歸陽明。方可議下。此條純是陰邪。有何在下之邪可去。陰邪既非熱入。又何在上之邪陷入乎。此論已屬不經。況陽邪陷入。仲景必稱結胃。陰邪結聚。則稱胃下結硬。而必不言結胃。陰邪陽邪。已自不同。陷與非陷。亦自各異。且胃與胃下之部分。更有不同。寧可云胃下結硬。與結胃頗同之理乎。古人立法。語氣不同。文法少異。則其意指絕殊矣。後人不能紬繹其文。模糊混注。其可爲後世訓乎。

自利不渴者屬太陰。以其藏有寒故也。當溫之。宜服四逆輩二。

陽經有下利。而陰經尤多下利。惟自利而不渴者方屬太陰。何也。以太陰脾藏有寒邪故也。大凡邪入陽經。則發熱津枯而渴。邪入陰經。則不熱而津液不耗。故不渴。即太陽篇首所謂無熱惡寒發于陰之義也。陰寒在裏。故腹滿痛而自利。乃太陰脾經之本證也。故當溫之。宜服四逆輩者。言當用薑附輩以溫之也。曰四逆輩而不曰四逆湯者。蓋示人以圓活變化之

機。量其輕重以爲進退。無一定可擬之法也。若膠于一法。則非圓機矣。張兼善云。經言輩字。謂藥性同類。唯輕重優劣不同耳。四逆湯甘辛相合。乃大熱之劑。苟輕用之。恐有過度之失。所以仲景不爲定擬。莫若以理中循循用之。至爲穩當。夫兼善以四逆爲大熱。而恐其過度。是最不善讀書者。觀仲景于三陽症中。如誤汗亡陽。而以真武四逆救之。則曰四逆湯主之。又如少陰厥陰症中寒邪過盛之證。皆曰宜四逆湯。又四逆湯主之者。皆以真陽欲絕。急溫之法。不待籌

畫而用之無疑者也。若猶豫不決。遷延時日。則將陽氣竭絕。亡可翹足而待。豈理中湯之一味乾姜可救邪。唯此太陰之邪。或有可用者。或有不必全用者。故曰宜服四逆輩。而無一定之方也。設陰寒急證。而必以理中湯爲穩當。循循用之。則小熱不能治大寒。陰邪不退。真陽不復。則死矣。其謂之過度邪。抑穩當邪。所以延習至今。庸工皆以穩當爲妙。至殺人而竟不自知。愚者反以爲熱藥之誤。豈不冤哉。

辨誤 尚論云。注謂自利不渴。濕勝也。故用四逆輩。

以燠土燥濕。此老生腐談。非切論也。仲景大意。以自利不渴者屬太陰。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。分經辨證。所關甚鉅。蓋太陰屬濕土。熱邪入而蒸動其濕。則顯有餘。故不渴而多發黃。少陰屬腎水。熱邪入而消耗其水。則顯不足。故口渴而多煩躁。若不全篇體會。徒博注釋之名。其精微之蘊。不能闡發者多矣。其論如此。乍讀之。若頓開生面。創闢一新。陳腐皆去。特然傑出。仲景久晦之旨。一旦爲光天化日矣。旣而思之。喻氏之言。即成注也。成注云。自利而渴者屬少陰。爲寒

在下焦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。爲寒在中焦。與四逆等湯以溫其藏。此雖三家之說。實兩家言也。及推仲景原文。細繹六經之旨。方氏固謬。而成氏之說亦非。喻氏雖痛斥方注。然其立說。更不能無誤謬也。夫方注云。自利不渴爲濕勝。太陰濕土。故曰有寒。四逆輩皆能燠土燥濕。故曰溫之。仲景以自利不渴爲藏寒。方注偏以自利不渴爲濕勝。仲景以四逆輩爲溫。方注偏以四逆輩爲燥濕。豈後人之智慮。過于前人。注者之識見。勝于作者耶。是以謂之不能無過也。成氏以

自利不渴屬太陰。爲寒在中焦。其論未始不正。其自利而渴者屬少陰。爲寒在下焦。其義何居。試問少陰篇之渴證有幾。遍閱少陰篇中。止渴證二條而已。其一則曰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。虛故引水自救。小便色白者。以下焦虛有寒。不能制水。故令色白。此非真渴也。其二則曰下利六七日。欬而嘔渴。心煩不得眠。此因陰寒在下。地氣不升。氣液不得上騰而渴。天氣不降。肺氣不得下行而壅塞欬嘔。故以猪苓湯滲利下焦。上通肺氣而已。初非熱邪作渴也。其外

四十餘條。皆無渴證。豈可以自利而渴爲少陰之定旨乎。況云自利而渴者屬少陰。爲寒在下焦。旣云寒矣。何渴之有。恐其義未通。不足爲定論也。尚論以大陰屬濕土。熱邪入而蒸動其濕。故不渴而多發黃。若濕熱發黃。其說則可。如傷寒發汗已。身目爲黃。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。以爲不可下。而于寒濕中求之者。豈亦熱邪蒸動邪。況成注原云自利而渴者屬少陰。爲寒在下焦。而喻氏遂因其說而變其詞曰。少陰屬腎水。熱邪入而消耗其水。故口渴而多煩躁。不知下



文小便色白。下焦虛有寒。熱邪何來。煩躁安在。而作此議論邪。在成氏則但閱太陰篇。有自利不渴者屬太陰句。及閱少陰篇。見有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句。並不體會全篇。通解下文。貿貿焉援筆定論。其于學術。可謂疎矣。雖不應臧否前哲。奈所關者大所慮者深。故不能無辨耳。

傷寒脈浮而緩。手足自溫者。繫在太陰。太陰當發身黃。若小便自利者。不能發黃。至七八日。雖暴煩。下利日十餘行。必自止。以脾家實。穢腐當去故也。

三

傷寒之脉浮緊。中風之脉浮緩。皆太陽證也。今以傷寒而脉見浮緩。豈風寒並感邪。若果如太陽下篇大青龍湯條下之脉汗而緩。爲風寒並受。則當有表證矣。此以邪在太陰。緩爲脾之本脉。因邪入陰經。故無發熱等證也。手足自溫者。脾主四肢也。以手足而言自溫。則知不發熱矣。邪在太陰。所以手足自溫。不至如少陰厥陰之四肢厥冷。故曰繫在太陰。然太陰濕土之邪鬱蒸。當發身黃。若小便自利者。其濕熱之氣已從下泄。故不能發黃也。如此而至七八日。雖發暴

煩乃陽氣流動。腸胃通行之徵也。下利雖一日十餘行。必下盡而自止。蓋以濕氣實于脾家。故腸胃中有形之穢腐當去。穢腐去。則脾家無形之濕熱亦去。故也。此條當與正陽陽明發黃篇第七十七條互看。其上節相同而下節各異。前以小便自利而不能發黃之後。以七八日而大便硬者。乃邪歸陽明。爲可下之證。此以七八日而暴煩下利。穢腐當去。爲脾家實。乃邪歸太陰。爲利盡自止之證。一歸于胃實而爲陽明證。一歸于脾實而成太陰證。其同感而異變。同源而

異派。若非諄諄分辨。能無多岐之惑乎。觀其立法示人。謂非後學之指南。臨證之冰鑑歟。

傷寒胃中有熱。胃中有邪氣。腹中痛。欲嘔吐者。黃連湯主之。四

言傷寒鬱熱之邪。已內入胃脘。猶未入胃。胃爲太陽所屬。則太陽證猶未罷。而胃中反有陰寒之邪氣。故腹痛而欲嘔吐也。腹痛嘔吐。皆屬太陰。以胃中有邪氣。而見太陰證者。太陰陽明論云。脾胃以膜相連。爲一表一裏故也。然胃中有熱。當以寒涼爲治。而腹痛

欲嘔則又當以溫中爲急。從來治寒以熱，治熱以寒，乃爲正治。今胃中有熱，胃中有寒，治寒則逆其熱，治熱必害于寒，不得已而以黃連湯主之。所謂寒因熱用，熱因寒用。二者相須，素問至真要大論云：逆之從之，逆而從之，從而逆之之法也。

黃連湯方

黃連 三兩

甘草 三兩

乾薑 三兩

桂枝 三兩

人參 二兩

半夏 半升

大棗 十二枚

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，去滓溫服一升，日三服，夜

## 二服

熱邪已入胃膈。雖未成結胃。而胃邪非苦不開。熱氣又非寒莫治。故以黃連之苦寒爲君。即黃連瀉心湯之意也。甘草緩腹中之痛。與黃連同用。能瀉心下之邪。即甘草瀉心湯之義也。若非乾薑之溫熱守中。不足以療腹中之痛。必人參半夏之辛溫扶胃。乃能止欲嘔之逆。然胃有實熱。則人參即爲難用。此乃陰寒虛氣。雖有胃中之客熱。而無入胃之熱邪。仍屬太陰本證。故當溫補兼施也。用桂枝者。使陽氣通行。兼

解其未去之經邪也。加大棗者。調停其中氣。和協其藥性之寒溫也。黃連與乾薑同用。乃寒因熱用。所以治胃中有熱也。乾薑與黃連並行。即熱因寒用。所以治腹痛欲嘔也。胃中有熱而用黃連者。逆而折之之法也。復用乾姜者。求其屬以衰之之法也。腹痛而用乾薑者。逆者正治也。又用黃連者。從者反治也。胃既有熱而腹痛欲嘔。又爲胃中有寒。一寒一熱之邪。而以黃連乾薑並馳者。從而逆之。逆而從之也。立方之旨。精矣。微矣。

# 太陰中風

太陰中風。四肢煩疼。陽微陰澀而長者爲欲愈。

五

此言太陰在經之表證也。太陰中風者。風邪中太陰之經也。四肢煩疼者。言四肢酸疼而煩擾無措也。蓋脾爲太陰之藏而主四肢故也。然脾藏何以主四肢乎。素問陽明脉解云。脾病而四肢不用者。何也。岐伯曰。四肢皆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。必因于脾。乃得稟也。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。四肢不得稟水穀氣。氣日以衰。脉道不利。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。故不用。



焉。此所謂脾主四肢之故也。微瀯皆陰脉也。陽微陰瀯者。言輕取之而微。重取之而瀯也。邪在陰經。陽未受邪。陰實陽虛而脉偏見于沈候。故陽脉微也。脉者。氣血伏流之動處也。因邪入太陰。脾氣不能散精。肺氣不得流經。營陰不利于流行。故陰脉瀯也。陽微陰瀯。正四肢煩疼之病脉也。長脉者。陽脉也。以微瀯兩陰脉之中。而其脉來去皆長。爲陰中見陽。長則陽氣無損。長則陽氣將回。故爲陰病欲愈也。

辨誤 成氏謂表邪少則微。裏向和則瀯。俱誤。蓋微

與瀯皆病脉也。因微瀯之中。又見長脉。故知欲愈。非謂微瀯即欲愈之脉也。何不云邪不在表間陽分。故陽脉微邪。但在裏之陰分。故陰脉瀯。然後言得長脉之陽。則爲陰病見陽脉者生。爲欲愈。則仲景之意得伸矣。奈尚論又以陽微陰瀯爲風邪已去而顯不足之象。脉見不足。恐元氣已瀯。暗伏危機。故必微瀯之中。更察其脉長。知元氣未瀯。其病爲自愈。旣以微瀯爲風邪已去。豈非亦以微瀯爲欲愈之脉邪。如此而又譏前注。以瀯爲血凝氣滯爲大謬。而曰豈有血凝

氣滯。反爲欲愈耶。不知方氏條辨。謂陰瀦者。太陰統血。血凝氣滯也。長爲陽氣勝。陽主發生。故爲欲愈。其言未爲大謬。而矯枉其詞以陷之。豈理也哉。

太陰病欲解時。從亥至丑上

六

太陰者。陰氣之純全也。先天卦體。陰氣生于盛陽之中。故一陰生于午。至亥而爲十月之候。卦體屬坤。陰氣方純。至于而黃鐘初動。陽氣雖萌。正陰氣盛極之時。故太陰之旺氣鐘于此。氣旺則邪自解矣。至丑而陽氣已增。非陰氣獨旺之時。因丑之上半。陰氣尚盛。

故曰至丑上

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。宜桂枝湯。七

此所謂太陰病者。即上文太陰中風也。上條言陽微陰濡而長者爲欲愈。此言其外證。雖見四肢煩疼之太陰證。而其脉尚浮者。則其邪猶在太陽之表。猶未深入太陰也。何也。邪從外入。必由營衛。營衛屬太陽。風邪在衛則脉浮。故脉浮猶屬太陽也。即太陽上篇陽浮陰弱之義。故亦宜桂枝湯。

辨誤。夫桂枝湯者。本太陽經中風藥也。成氏但言

脉浮當汗散。而不言太陰所以用太陽藥之故。如此關節。毫不置辨。何怪乎後人有隨文順釋之譏乎。條辨謂浮則邪見還表。不知此猶初入之邪犯衛。非已入裏而又復還表也。此注爲誤。尚論云。太陽脉浮緩爲中風。浮緊爲傷寒。但揭一浮字。義即全該。風邪用桂枝湯。其脉之浮緩。不待言矣。然則寒邪之浮緊。其當用麻黃湯。更不待言矣。況少陽篇中云。設胃滿脇痛者。與小柴胡湯。脉但浮者。與麻黃湯。早已挈明麻黃湯之義。故于太陰證中。但以桂枝互之。乃稱全現。

全彰也。不然。同一浮脉。何所見而少陽當用麻黃。太陽當用桂枝也哉。喻氏此論。于太陽則然矣。至于三陰。恐不能不少變其法矣。夫太陽以浮緩自汗爲中風。浮緊無汗爲傷寒。而有麻黃桂枝之不同者。蓋因營衛皆屬太陽之表。以風傷衛者。汗自出。爲衛強營弱。故以桂枝湯汗解。衛強之熱自發。而以芍藥收斂營弱之汗自出。既有芍藥之收斂。便不可用之于無汗之傷寒。又以寒傷營者。無汗。故以麻黃杏仁開發皮毛。泄營中之寒氣。仍以桂枝宣通衛氣。助其發汗。

既有麻黃之發泄。便不可用之于有汗之中風。以風寒營衛之各殊。所以有麻黃桂枝之迥異。一誤用之。變證立起。故立法者不得不辨。至邪入三陰而但舉一浮字者。但別其在表在裏而已。何也。若曰中風有汗。仲景于少陽篇中。明言陰不得有汗矣。若曰傷寒無汗者當發汗。則三陰篇中。無麻黃湯發汗之例。即使少陰有麻黃附子細辛湯。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。一則以始得之而反發熱。曰始得之。是寒邪初感。其入猶淺。尚在營衛。以惡寒脉沈之少陰病。本不當

發熱者而反發熱。是邪猶在表。況太陽與少陰本爲一表一裏。故用麻黃以散發熱之太陽表邪。用附子以溫脉。沈之少陰寒氣。令命門之真陽有助。即發太陽之微汗。亦無妨矣。一則雖得之二三日。以二三日無裏證也。旣曰無裏證。則是邪猶在表。或反發熱。未可知也。故微發汗以解之。而仍以附子溫經補陽也。即厥陰條下之麻黃升麻湯。亦因傷寒誤下。陽邪陷入陰中而爲變逆。故用升舉開發之藥。汗散之耳。若太陰一經。則唯此二條爲風邪在表。前以陽微陰瀋。



而長。故爲欲愈。此以脉浮爲邪在太陽之表。故可發汗也。然不用麻黃而用桂枝湯者。以陰病本屬無陽。旣不能若少陰證之麻黃可與附子同用。若誤用之。適足以敗衛亡陽。況中風原屬桂枝湯之本證乎。所以三陰證中。少陰有脉微不可發汗。脉細沈數爲在裏而不可發汗。反汗出爲亡陽。及嘔而汗出。汗出不煩。皆非輕證。况有強責少陰汗。及但厥無汗而強發之。之難治乎。厥陰有下利清穀。不可攻表。汗出必脹滿。及裏寒外熱。汗出而厥者。更有發熱而利。其人江

出不止者死。皆以有陰無陽故也。蓋汗雖陰液。實人身之陽氣所蒸也。汗出而真陽亦隨之而泄矣。寧可以麻黃湯而用之于三陰證乎。况仲景原文有太陽病十日以去。脉浮細而嗜卧者。外已解也。設胃滿脇痛者。與小柴胡湯。脉但浮者。與麻黃湯之條。諸家俱在太陽篇中。而尚論云在少陽篇中。及閱少陽篇。並無此文。乃喻氏但言之于注中。至于仲景原文。反失之而不載。然仲景之意。言太陽傷寒之脉浮緊。若十日以去。其脉浮細。是緊脉已去。變而爲虛細之脉。且

嗜卧則爲邪去而倦怠。爲安寧景象。故云外已解也。設使胃滿脇痛者。是太陽證雖退。其邪已轉入少陽矣。故與小柴胡湯。但浮而不細者。是但有邪氣在表之浮脉。而無邪退變虛之細脉。又無胃滿脇痛之少陽證。乃邪氣獨在太陽之表。故常與麻黃湯以汗之。非謂柴胡證而可用麻黃湯也。喻氏豈猶不知麻黃湯。但可用之于太陽無汗之傷寒。而他經皆不可用。雖陽明篇中亦有之。而陽明一經。止有太陽陽明傷寒。有脉浮無汗而喘者。用麻黃湯。項背強。八八無汗。

惡風者。用有麻黃之葛根湯。太陽陽明合病。喘而胃滿者。麻黃湯主之。太陽與陽明合病者。必自下利。以有麻黃之葛根湯主之。之類。皆太陽初轉陽明。其太陽證居多。而陽明證尚少。故仍以太陽主治而然也。若少陽一經。汗吐下皆在所禁。絕無用麻黃湯者。豈有所謂少陽篇中。早已挈明用麻黃湯之義。太陰證中。但以桂枝互之之說邪。又豈有何見少陽當用麻黃。太陰當用桂枝之理哉。汗下兩法。非唯三陽不可誤用。而三陰證中。尤所慎重。用之一差。死生立判。誠

用藥之權衡。性命之樞機也。安能無辨

太陰誤下

本太陽病。醫反下之。因爾腹滿時痛者。屬太陰也。桂枝加芍藥湯主之。<sup>八</sup>

此言太陽誤下而陷入太陰也。腹滿時痛。即前首條之太陰本證也。言本太陽中風。醫不汗解而反下之。致裏虛邪陷。遂入太陰。因爾腹滿時痛。故曰屬太陰也。然雖屬太陰。終是太陽之邪未解。故仍以桂枝湯解之。加芍藥者。桂枝湯中已有芍藥。因誤下傷脾。故多用之以收斂陰氣也。神農本經言其能治邪氣腹

痛。張元素云。與薑同用。能溫經散濕。通塞利腹中痛。  
胃氣不通。入脾經而補中焦。太陰病之所不可缺。得  
甘草爲佐。治腹中痛。熱加黃芩。寒加桂。此仲景神方  
也。李時珍云。白芍益脾。能于土中瀉木。所以倍加入  
桂枝湯也。若下後脉沈遲而寒者。張元素之薑桂。非  
謬言也。

桂枝加芍藥湯

于桂枝湯方內。更加芍藥三兩。隨前共六兩。餘依桂  
枝湯法。

大實痛者。桂枝加大黃湯主之。九

桂枝加大黃湯方

桂枝 三兩

大黃 一兩

芍藥 六兩

甘草 二兩

生薑 三兩切

大棗 十二枚擘

右六味。以水七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

此承上文言醫誤下而腹滿時痛者。爲屬太陰。若大實滿而按之痛者。終是陽經傳邪。雖屬太陰。已兼陽明胃實矣。當下之。然不可如陽明證中之腹滿痛者。急下之。而用大承氣湯也。此本因太陽未解。誤下而



入太陰。故仍于加芍藥之桂枝湯中。增入大黃一兩耳。攷漢之一兩。即宋之二錢七分也。以水七升而煮至三升。分作三次服之。止溫服一升。按李時珍云。古之一升。今之二合半。約即今之一飯甌也。大黃不滿一錢。亦可謂用之緩而下之微矣。豈可亦謂之古方不可治今病歟。揆之脉證。尚當察其脉大而舌有胎者。猶恐其少。總在臨證者之得其機宜。用之允當可耳。

太陰爲病。脉弱。其人續自便利。設當行大黃芍藥者。宜

減之。以其人胃氣弱。易動故也。十

此又承上文而致其反覆叮嚀之意也。言邪在太陰而脉弱者。其人初雖不便利。至陰邪在裏。脾不堅實而續得大便滑利者。設使如上文實痛而當行大黃芍藥者。宜比前更減之。何也。以其人陰邪在裏。脉弱則胃氣亦弱。易于行動故也。大凡人以胃氣爲本。本可輕易損傷。故雖陽明證中。亦以先硬後溏。未定成硬。恐胃邪未實。而以小承氣湯微瀉。不令大泄下也。

附霍亂篇

霍亂證治第十八

霍亂證治

問曰。病有霍亂者何。答曰。嘔吐而利。名曰霍亂。一

此言無表證之霍亂也。有聲無物爲乾嘔。聲物兼有爲嘔。有物無聲爲吐。嘔則邪氣在表。吐則邪氣在裏。邪獨在上。則嘔而不利。邪獨在下。則利而不嘔。若爲暴寒所中。寒邪直入中焦。太陰脾藏受寒。故胃中驟冷。而上吐下利。轉筋腹痛。手足厥逆者。名曰霍亂。此

皆六氣勝復之變也。太陽寒水。及太陰濕土。司天在泉之勝復。或厥陰陽明之勝復。皆有之。即少陽少陰二火。司天在泉。或爲諸寒濕之間氣。客氣所勝者亦然。且尤于陰晴風雨。酷暑暴寒之中。每每有之。一家之中。一里之內。或閭境皆然。乃時行寒濕也。但霍字未詳其義。大約是倏忽間吐瀉擾亂之意耳。成氏以揮霍撩亂解之。恐未必然。方有執云。靈樞五亂篇曰。清氣在陰。濁氣在陽。清濁相干。亂于腸胃。則爲霍亂也。

問曰。病發熱頭痛。身疼惡寒吐利者。此屬何病。答曰。此名霍亂。自吐下。又利止。復更發熱也。二

此言有表證之霍亂也。發熱頭痛。身疼惡寒者。寒邪在表也。吐利者。寒邪在裏也。言傷寒之邪。在太陽而發熱頭痛。身疼惡寒。則無吐利。若傷寒之邪。在陰經而有吐利惡寒。則無發熱頭痛。此雖較前又多表證。酷似傷寒。然吐利仍在。故此亦名霍亂。然始而吐下。繼而利止。則霍亂之裏邪已矣。復更發熱者。表邪未解。霍亂將仍轉而爲傷寒矣。成氏云。利止裏和。復更

發熱。還是傷寒。必汗出而解。竊恐霍亂暫止。裏未必和。吐瀉之後。汗不輕發。當諒其虛實。故不言發汗也。傷寒其脉微瀋者。本是霍亂。今是傷寒。却四五日至陰經。上轉入陰。必利。本嘔下利者。不可治也。似欲大便而反失氣。仍不利者。屬陽明也。便必硬。十三日愈。所以然者。經盡故也。三

此承上文言。以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之霍亂。利既止而復發熱。是霍亂仍歸于傷寒矣。但傷寒之脉陰陽俱緊。以寒邪在表。或見浮緊。已發熱者。或見浮

數而已。其脉微瀯者。陽氣大衰。則微。陰血凝泣。則瀯。微瀯之脉。陰陽兩受傷殘矣。因前本是表裏俱寒之霍亂。其寒邪在表。則傷陽。在裏。則傷陰。故也。今復更發熱。是霍亂不已。仍變而爲傷寒。却延至四五日。揆其日數。其候至陰經受邪位次之上。即素問熱論所謂四日太陰受之。五日少陰受之是也。至陰經上而竟轉入陰。則陰藏受邪。寒邪入裏。故必利也。此因前霍亂時。本已先嘔下利。至于脉微瀯。則已在陰陽兩傷之後。又因在表之寒邪不去。復更發熱。又傳入陰。

經下利。是陰陽已傷。再傷陽氣。已敗復敗。故爲不可治也。若利止發熱之後。至四五日而病人似欲大便。頗虞其復利。而反但轉矢氣。仍不下利者。此爲邪氣不轉入陰而轉屬陽明也。何也。凡下利者。必溏泄而無矢氣。即或有之。亦必稀糞隨矢氣而出矣。豈能但轉矢氣哉。今但轉矢氣。是以知其大便必硬。已還陽明矣。所謂陽明中土。爲萬物所歸。無所復傳之地。至十三日而愈矣。但言便硬而不言下法者。以陰寒吐利之後。胃陽復還而硬。非若陽明證之便硬爲實熱。



盛也。經盡者。前太陽總證云。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。以行其經盡故也。蓋言太陽之邪。七日以上。經盡而衰去也。十三日者。即所謂再作經也。七日太陽之經已盡。復傳陽明。至十三日而其經亦盡故也。

下利後。當便硬。硬則能食者愈。今反不能食。到後經中頗能食。復過一經能食。過之一日當愈。不愈者。不屬陽明也。  
四

此又承上文言霍亂利止後。復更發熱者。是霍亂復爲傷寒矣。四五日不轉入陰而入陽明之裏。則當便

硬硬則胃陽已復。寒邪已去。故當能食而愈也。今反不能食。到後經中頗能食者。言今便已硬。猶不能食者。胃中陽氣未回也。後經。謂七日之後。再作一經也。言到七日已後。再作陽明一經。胃氣方醒而頗能食。是復過一經而能食也。如此。則于過經之一日。當即愈。方爲轉入陽明。如其不愈者。是未入陽明。故曰不屬陽明也。可見入陰即爲不治。入陽則爲即愈。陰陽之迴別如此。

惡寒未散而復利。利止。亡血也。四逆加人參湯主之。

此又承上文脉微轉入陰經必利而言也。言如前證而不發熱。但惡寒。脉微而復下利。則陰寒在裏。陽氣微弱甚矣。而忽得利止。此非陽回利止。乃亡血也。亡血二字。以仲景詞義推之。皆無陽之意。不知是何深義。殊不能解。如太陽中篇云。假令尺中遲者。不可發汗。蓋尺中遲。則爲下焦虛冷。真陽衰少。恐更亡其陽。故云不可發汗。不意下文即曰。何以知之。然以營氣不足。血少故也。以陽虛而云血少。因有營氣不足四字。此段猶爲易解。旣云營氣不足。則知奪血者無汗。

奪汗者無血。天地以陽蒸陰而爲雨。人身以陽蒸陰而爲汗。故曰陽之汗。以天地之雨名之。若發其汗。則陽氣隨汗而泄。汗泄則營血去而陽隨之以亡矣。故以尺中虛爲血少耳。又如厥陰篇中云。傷寒五六日。不結胃。腹軟脉虛。復厥者不可下。此爲無血。下之死。旣曰腹軟脉虛。復至四肢厥冷。是以陽虛陰盛而不  
可下也。亦謂之無血。豈非以無陽爲無血乎。此所謂  
一殊不可解者也。此條以惡寒脉微之下利。寧非虛寒  
所致。而以利止爲亡血。而又以四逆加人參主之。豈

非亦以無陽爲亡血乎。此又一殊不能解者也。不得已而強解之。除是陰無陽不生。陽氣虛衰。則陰血亦亡。故以四逆湯挽救真陽。而加人參以扶補其氣血之虛也。未知然否。姑妄議之。以俟後之君子。

四逆加人參湯于四逆湯內加人參一兩餘。依前法。霍亂頭痛發熱。身疼痛。熱多欲飲水者。五苓散主之。寒多不用水者。理中丸主之。六

此又承上文言有表證之霍亂。頭痛發熱身疼而不惡寒者。既不轉入陰經。而反熱多欲飲水者。非陽明

胃熱渴欲飲水之證也。蓋因本係表裏均受寒邪而致霍亂。所以上吐下利。今其頭痛發熱身疼之太陽表證尚在。因寒邪內犯太陽之府。故膀胱爲津液之所藏。寒在下焦。氣液不能上騰而爲涕唾。所以虛陽在上。熱多而欲飲水。即如太陽中篇所謂脈浮數而煩渴者。五苓散主之之義也。故以桂肉之辛熱助下焦腎中蒸騰之陽氣。而以四苓沛肺家下行之水。如此則腎中之地氣上升而渴自止。肺藏之天氣下降而便自利矣。苟非長沙之聖。孰有不認爲胃無津液

而用寒涼以濟之者耶。然後賢猶未達五苓之義而不敢用。每改桂爲桂枝。良可慨也。至于寒多而不用水者。則中焦已寒。脾胃虛冷。故用理中丸溫補之也。理中丸方

人參

白朮

甘草

乾薑

已上各三兩

右四味。搗篩爲末。蜜和丸如雞黃大。以沸湯數合和一丸。研碎溫服之。日三服。夜二服。腹中未熱。益至三四丸。然不及湯。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。用水八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

參朮甘草。補中氣而益脾。乾薑溫熱。守中而散寒。爲足太陰之專藥。故能治理中焦而驅除陰慝。爲脾胃虛寒之主劑也。

後加減方 文理背謬。量非仲景之法。姑存而辨之。以資攷校之用。

若臍上築者。腎氣動也。去朮加桂四兩。

太陽上篇云。氣從少腹上衝心者。必作奔豚。此乃腎氣動也。此云臍上築。則非從下上衝之腎氣矣。腎肝在下。豈反于臍上築築然而動乎。此所謂築者。非心



下悸。即臍間之動氣耳。未可云腎氣動也。成氏既注爲脾虛腎氣動。則脾虛之證。不應去朮。又云甘者令人中滿。朮味甘而壅補。又何去朮而獨留甘草邪。即此觀之。出自仲景者。果如是乎。

吐多者去朮。加生薑三兩。

霍亂吐多。乃胃氣虛寒。最宜理中全用。若胃有宿食。恐助其痞滿。固當去之。成氏謂嘔家不喜甘。故去朮。蓋嘔與吐。大相懸絕之證也。邪氣在表則嘔。如中風有鼻鳴乾嘔。傷寒有體痛嘔逆。陽明有傷寒嘔多。雖

有陽明證。不可攻之。亦是太陽表證未罷也。少陽有嘔而發熱。心煩喜嘔。此皆有表證而嘔也。至若吐證。則爲寒邪在裏。如太陰有腹滿而吐。少陽有欲吐不吐。有咽痛而復吐。利有飲食入口即吐。心下溫溫欲吐。厥陰則有吐就而下利者矣。嘔吐之分如此。而成氏不辨。以嘔爲吐。誤矣。嘔家以生薑爲聖藥者。取其辛溫發散也。吐家以乾薑爲主治者。取其溫中去寒也。方中既有乾薑。加與不加皆可。

下多者。還用朮。悸者。加茯苓二兩。

霍亂而下多。則寒邪在裏。理中自宜全用。已不必言。  
前小柴胡湯加減云。悸者加茯苓四兩。蓋以水停心  
下。小便不利。故心下築。築然而悸也。此亦加茯苓焉。  
知上文臍上築者。非心下悸而又去木加桂邪。總非  
仲景之筆。遂多此等不倫之語。

渴欲得水者。加木足前成四兩半。

太陽邪入膀胱。五苓散之渴也。陽明熱邪入胃。津液  
枯燥。白虎湯之渴也。此因渴欲得水而加木。木性本  
燥濕。豈宜于渴者。五苓散中用之。全賴肉桂之蒸騰。

故氣液得升耳。不然。木豈渴證所宜。且理中丸已自有木。又加至四兩半。不知又屬何意。成氏謂津液不足則渴。木甘以緩之。愚謂津液不足而反用燥濕之木。已不可解。況渴證而用緩法。何也。

腹中痛者。加人參。足前成四兩半。

成氏謂裏虛則痛。加人參以補之。愚竊謂虛則因何而痛。痛則何故補之。此真所謂隨文順釋。詢不虛也。其者加乾薑。足前成四兩半。

原方中四味等分。已有乾薑三兩。不爲少矣。又加一

引半。殊未切當。若果至寒甚。何不即加附子。直待腹滿。然後加入邪。

腹滿者去朮。加附子一枚。服湯後如食頃。飲熱粥一升許。微自溫。勿發揭衣被。

霍亂腹滿。本屬陰寒。附子或可。至于去朮之說。亦當畧分虛實。若吐下未已。濁氣留中。固當去朮。若吐利已過。中氣虛寒。則朮附恰當同用。即中氣不寒者。亦如補中益氣湯。治氣虛中滿可也。若果能飲熱粥升許。則朮亦可不去矣。飲熱粥而微溫。勿揭衣被者。即

服桂枝湯。取熱熱微似汗之法也。寒邪在裏而腹脹。陽氣衰微而加附子。似不宜于汗。然已有附子回陽。微汗亦不妨矣。

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。當消息和解其外。宜桂枝湯小和之。七

消息二字最妙。方爲活法。身痛不休。未易擬議。如傷寒第二條之身疼腰痛。骨節疼痛。乃寒邪在表而痛。此麻黃湯證也。如發汗後身疼痛。脈沈遲者。此乃汗後亡陽。陽虛裏寒。無陽氣以嘘培和煖其筋骨營血。

凝滯而痛。此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證也。如太陽下篇之首條。發熱惡寒身疼痛。不汗出而煩者。此風寒並感。溫熱之表邪所致。大青龍湯證也。又如太陽下篇傷寒醫下之。續得下利清穀不止。身疼痛者。急當救裏。宜用四逆湯者。後身疼痛。清便自調。急當救表。宜用桂枝湯者。又如厥陰篇之下利腹脹滿。身體疼痛者。先溫其裏。乃攻其表。溫裏宜四逆湯。攻表宜桂枝湯者。歷觀論中之身疼痛者。表裏不同。虛實各異。而更有虛實表裏互相參錯者。臨證酌治。能

不爲之消息詳辨乎。若使毫釐之差。必致千里之謬。死生存亡係焉。司命者其可有所失歟。所以吐利止後之身痛不休。或陽氣虛損。營血不行。乃陰寒所致。可用四逆者。或病後新虛。氣血未和。而可用如人參新加湯之類者。或果有表邪未解。雖屬寒邪。病後不宜更汗。捨麻黃而用桂枝湯和表者。各當以脉證審辨可耳。但其辨甚微。非淺事也。故曰消息二字最妙。果能如此。方爲活法也。

吐利汗出。發熱惡寒。四肢拘急。手足厥冷者。四逆湯主



之八

汗出發熱惡寒。似桂枝證。然霍亂則與中風迥異。蓋中風之初。有表證而尚無裏證。但治其表可也。霍亂則方有表證。而寒邪已先入裏。故上吐下利也。且吐且利。而又四肢拘急。則諸寒收引也。手足厥冷。則陽氣衰微而不充于四肢也。其證之急。裏甚于表。故急宜救裏。當以四逆湯主之。寒中霍亂。本無汗下及寒涼之治者。皆以寒邪在裏。陽氣虛衰故也。所以但用溫經散寒。而其表證亦無不解也。

既吐且利。小便復利而大汗出。下利清穀。內寒外熱。脈微欲絕者。四逆湯主之。九

吐利則寒邪在裏。小便復利。無熱可知。而大江出者。真陽虛衰而衛氣不密。陽虛汗出也。下利清水完穀。胃寒不能殺穀也。內寒外熱。非表邪發熱。乃寒盛于裏。格陽于外也。陰寒太甚。陽氣浸微。故脈微欲絕也。急當挽救真陽。故以四逆湯主之。

吐已下斷。汗出而厥。四肢拘急不解。脈微欲絕者。通脈四逆。加豬胆汁湯主之。十

此合上文兩條之脉證而言。吐利之時。所以有此脉證。今吐既已而下利又斷。當邪解而愈矣。仍汗出而厥。四肢拘急而不解。脉仍微而欲絕者。此寒邪固結而不解。陽氣虛盡而欲竭。所以吐亦無氣以出而自已。利亦津液不行而自斷。此非欲愈之吐下得止。乃無陽氣以流行。腸胃不通。藏氣不行之徵也。當急救真陽。無奈寒邪太盛。又恐拒格而不受。非前方可治。故以熱因寒用之。通脉四逆。加猪胆汁湯主之。吐利發汗。脉平。小煩者。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。十一

霍亂吐瀉。而有發熱頭痛惡寒無汗者。苟非陽虛。原當以溫中發散治之。今吐利發汗而脈平。則邪解而愈矣。而覺胃中小小煩悶者。蓋以病後新虛。胃氣未復。食穀太早。未能勝任穀氣故也。損穀則自愈矣。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八

終